

# 2025“浙产好剧”半年度观察：创新,让艺术对生活真相无限逼近

■ 丁莉丽

在全国电视剧的创作版图中,浙产剧一直是其中较为闪亮的部分,不但在产量上始终位于全国前列,而且出品了诸如《狂飙》《县委大院》《我们这十年》《小巷人家》等多部现象级作品,已在行业内树立了“荧屏好剧,浙江制造”的美誉度和品牌影响力。

2025年以来,“浙产好剧”更是持续发力,不但以丰盈的题材类型在央视平台形成接力态势,入围视频网站各类热度榜单,同时多部作品被业界作为优秀案例研讨,彰显出“浙产好剧”在艺术创新和品质上的整体高度。

## 举重若轻,巧妙触碰社会议题

对于现实题材创作而言,如何在寻求剧情可看性和反映现实深度之间达成平衡,关键在于是否敢于直面并选择合适的角度去触碰当下社会议题。

《180天重启计划》《我的后半生》这两部都市剧在选题上独树一帜,不但敏锐地关注到当下社会对于婚姻、生育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同时大胆将代际冲突、老年困境、职场压榨等略显沉重的社会议题纳入通俗剧的叙事框架,形成一种“举重若轻”的美学实践,在嬉笑间完成对社会病灶的精准解剖。在《180天重启计划》中,通过28岁失业女儿被迫成为48岁怀孕母亲的“全职护工”这一“身份倒转”,构建出反套路剧情,以“遥控器争夺战”“孕期饮食战”等充满喜感的生活化场景、毒舌女儿吐槽母亲“老年叛逆”,母亲则反击女儿“躺平摆烂”等犀利台词,将Z世代的职场焦虑与中年女性价值探寻等议题转化为密集笑点,同时也让代际价值观的碰撞得以显影,重组家庭、婚育焦虑等社会症结也在烟火蒸腾的生活气息中浮出地表。

《我的后半生》以老年人的情感生活为切入点,以家庭轻喜剧的类型风格展现退休教授沈卓然的相亲之旅。沈卓然经历了与护士长的“房产博弈”、和女科学家的“精神之恋”、劳模吕原的“倒贴”、乐水珊的“百年合葬”权衡,这些情节宛若老年版的“爱情图鉴”,映射出老年婚恋中的利益算计与情感孤独。而女儿从阻挠父亲再婚到理解其情感需求的过程,揭示出中国式养老的核心困境:代际冲突的核心本质往往在于财产继承焦虑与情感权利争夺的纠缠。而菜市场相亲角南京方言的幽默交锋、葬礼上亲家母突然下跪等荒诞情节,柔化了老龄化议题之尖锐感,以及生死命题所蕴涵的悲情色彩。

历史传奇剧《长安的荔枝》从“一骑红尘妃子笑”的唐诗典故中,演化出九品小吏李善德运送鲜荔枝到五千里外长安的故事,成为以古喻今的职场寓言。剧中“荔枝变质倒计时”的设置,暗合当代职场人的KPI焦虑;“流程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等扎心台词,切中当下观众对于权力腐败问题的敏感和自嘲。

# 电视剧进入拼优质内容的生存机会期

■ 卢睿

2025年刚过半,五部浙产大剧《黄雀》《我的后半生》《藏海传》《长安的荔枝》《淬火年代》接连“霸屏”央视,以集群之势推高收视与关注,传播热度推及海外,给沉寂的剧集市场带来了一次提振,推动其呈现复兴态势,也彰显出浙产剧强韧的制作产能和市场竞争能力。

面对全球性的影视量产收缩,市场环境变化、微短视频强势挤压的现状,这一波大剧集中爆发背后,是一场关于内容生产方向与价值重塑的产业突围。

2025年,媒介和技术改写内容形态和商业模式的进程持续加速,无论电视端还是网络端,长视频还是微短视频,都进入从“流量内卷”转向“质量突围”的关键窗口期。来到这一阶段,整个视听产业面临的真正挑战,不仅是承压能力的比拼,更是如何穿越周期,确立行业价值主体的考验。而攻克的重点最终都汇聚到了优质内容的产能上面。生态重组关键期,唯有真正的优质内容才有生存机会,也唯有品质稳定的供给,才能赢得未来。

品质的竞争力,首先来自向前一步的勇气。这五部作品题材不同,风格迥



《淬火年代》海报。 出品方供图

然,剧集“举重若轻”的美学实践并非消解现实的沉重,而是借叙事智慧重构现实的棱镜,引领观众在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并在笑与泪的交织中抵达治愈的彼岸。

## 古今融合,在历史画布绘制现实精神图谱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传奇剧作为历史剧的重要分支,融合古代元素与现代内涵,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戏剧效果。《藏海传》与《长安的荔枝》这两部剧集分别在明朝和唐朝的历史画布上绘制现实的精神图谱,在历史叙事的重构中完成对时代价值的呼应。《藏海传》虽以“灭门惨案”为叙事原点,但并未沉溺于传统复仇爽剧的快意恩仇,而是清晰地铺展出主角藏海(雅稚)的成长弧光——历经几代为复仇做幕僚到入官场当好官的人生目标进阶,最终抵达“为苍生守和平”的生命境界。这种从个体私仇到家国情怀的升华,超越了传统历史剧往往将个体命运绑定于封建皇权的局限,展现出当代对个体价值与集体责任辩证统一的精神诉求。

《长安的荔枝》在唐代历史风貌的营造中注入极富当下感度的日常生活,如李善德只有130贯的积蓄却买下300贯的房子,背负房贷压力只为实现一家人有房的梦想;女儿作为李善德最大的牵挂,是他面对运送荔枝鲜到长安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最大动力。这种日常生活感,即使在赵辛民这一反面人物身上也体现得极其生动。官场中的赵辛民油滑奸诈,但家庭生活中夫妻之间以言语相互温暖,妻子突然有孕惊喜连连,这些富有生活感的细节不但让人物塑造显得鲜活,也带给人莫名的感动。对于日常化生活的铺陈,其实不是简单的叙事选择,而是现代历史观的视域使然。《长安的荔枝》延续了马伯庸系列作品的特点,以历史缝隙中的小人物为主角展开想象,在历史的画布上描绘锦绣的传奇故事。这种以小人物为主体的历史书写,正是对“以人民为中心”“历史是人民创造的”等历史观的演绎。

正基于此,《藏海传》《长安的荔枝》等历史传奇剧将传奇锦绣的丝滑现实感和厚重的历史感熔于一炉,与那些轻浮的“戏说历史”剧划清了界线,并有力

拓展了当下历史剧创作的叙事模式和表达空间。

## 反套路,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新范式

“美是意味的形式”,真正的叙事创新,从来不是用来炫技的形式实验,而是拓展现实表现深度与锐度的必然追求。《180天重启计划》与《黄雀》,通过对双时空叙事与多线交叉结构的创造性运用,拓展了类型剧的表

达空间,更为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新范式。《180天重启计划》除了鲜明的反套路剧情设定,对叙事手段的探索也极其用心。该剧以一本班组的相册串联起两代女性的28岁困境,构建出一个跨时空的对话场域。母亲吴徊梅在28岁时逃离窒息的婚姻,带着女儿用煎蛋与舞厅的微光对抗生活的贫瘠;女儿顾云苏则在同一年龄遭遇失业与情感背叛,被迫回到母亲重组家庭的屋檐之下。两代人的命运看似重复,却在细节中呈现递进式的觉醒:母亲用“出走”撕开传统母职的束缚,女儿则以“重启”探索独立边界的重构。这种“母女互为镜像”的设计,不仅丰富了叙事的空间和层次,更以情感互文揭示出代际困境的延续性与差异性。吴徊梅的“黄金时代”宣言与顾云苏的职场挫败形成镜像,既揭示了社会在女性价值评判标准上的冥顽不化,也展现了代际之间女性从被动反抗到主动掌控的进步色彩。《180天重启计划》用180天的故事诠释这场关于女性主体性的社会实验,虽然吴徊梅的高龄产子、顾云苏的职场反抗等情节带有一定的理想化色彩,但正是这种设定,让剧作与现实性别议题达成共振之余,为当下女性大胆打破规训与枷锁、探索自我的未来注入了更多的力量和勇气。

刑侦类型剧《黄雀》突破性叙事枷锁,构建多线索、多时空交叉结构,将反抗警察郭鹏飞、红姐、李红旗的疲惫现实与盗窃团伙的人性挣扎并置,拓展了反抗叙事的纵深感。在此基础上,《黄雀》将镜头投向时代的暗影与人性的灰度,既关注盗窃江湖“盗亦有道”的黑帮传承如何在这个剧烈变动的时代遭遇解体,南下淘金

群体如何经历底层互噬,也展现郭鹏飞、红姐、李红旗等警察所面对的真实生活困境:未婚妻的失踪、青春期女孩的叛逆、家属生意失败后的失联。日常生活流的注入,使得剧作解构了一般刑侦剧中常见的英雄叙事,并将一出悬疑故事,推向了更为纵深的人性寓言和时代篇章。在视听呈现风格上,剧集消除了常见的美颜滤镜,采用手持镜头与长焦特写交替使用,以靠近、更靠近一些的方式,让观众看到角色脸上粗糙的毛孔、蜡黄的皮肤,并通过面部肌肉的震颤与眼神的犹疑,精准地捕捉到人物在逼仄空间中仓惶不安的神色。这种深入肌理的面部表情呈现,不但以真实的影像质感消解了题材惯性带来的审美疲劳,同时也对警察为代表的英雄人物的“去魅”中彰显出浓厚的人文关怀。

《180天重启计划》《黄雀》等剧以独特的叙事策略证明,创新是内容与形式的双向奔赴,是艺术对生活真相的无限逼近,所有的探索都是为了给那些被遮蔽的生命寻找一个照亮他们的故事容器。

浙江正深化新时代文艺精品攀登行动,不断探索“浙产好剧”文化品牌。以丰盈类型立于电视剧市场,是“浙产好剧”频出的产业根基所在;坚守“记录时代肌理、观照个体命运”的初心,奉献“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力作,则是“浙产好剧”品牌美誉度不断上升的创作密码。不久前登上央视一套黄金档的《淬火年代》,延续《大江大河》系列剧的主题表达和艺术风格,讲述以柳钧为代表的年轻人深耕机械制造业行业,为推进中国制造业的自主创新之路破釜沉舟,努力前行的故事。该剧回顾国家经济快速腾飞、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升的历史进程,但同时也直面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边缘化、民营企业发展受困等现实痛点,启迪现实,立意高远,正在掀起新一轮观剧热潮。

入选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5“大剧看总台”电视剧片单的《太平年》《道遥》《雨霖铃》等剧也将渐次绽放,为“浙产好剧”再添光彩。

(作者系浙江传媒学院浙江省影视与戏剧研究中心教授)

# 中国动漫应追求怎样的英雄? 技艺、性格、道德三位一体

■ 宋磊

讴歌英雄是中国文艺的重要任务,也是新大众文艺作品中一个主流题材。在动漫作品中有大量英雄角色,比如经典美术片中的黑猫警长、阿凡提,当代电影力作中的大圣、哪吒,乃至改编自网络小说的动漫作品中的唐三、萧炎等。英雄可以影响人的价值观。中国动漫中的英雄形象能否正向引领青少年成长,我们又该如何用动漫更好表现英雄人物,这些都成为当今动漫从业者必须思考的课题。

所谓英雄,就是指让观众产生认同感心理互动的人物。观众从英雄形象身上看到了一种理想的状态、自己所不具备的状态或者值得肯定的状态,从而萌发一种崇拜感、自我投射期待感,即自己想成为对方,或者想拥有对方身上的某些品质和能力。

观众对一个角色的认同感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角色独特的性格,这是最具差异化的一种认同。第二是角色高超的技艺,这是英雄能的一种认同。第三是角色厚重的道德情愫,这是最深沉的一种认同。

经典美术片中的英雄往往是技艺+道德的组合物。《神笔》中的马良有着神笔的技艺,同时也有着不畏强权、要为农民画画的德行,但是他有什么自己的性格么,却未见得。当代国漫中的英雄往往是“技艺+性格”的组合物。大圣、哪吒,从造型上就和人们心中传统的孙悟空、哪吒有所不同,这便是为了突出个性,同时他们又都很能打、很有技艺,但是他们有什么让人感动的德行么,恐怕也说不上。

事实上,这些年国漫作品中英雄塑造的一大变化就是淡化道德属性,增强性格属性,从一种趋同性的审美转向差异化的审美。但有时过于强调个性,也可能导致集体价值的丧失。“我命由我不由天”从个体上讲是一种

# 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

编者按:6月24日,2025年度电视剧(网络剧)精品创作编剧高级研修班在杭州开班。高研班期间,资深制作人、知名导演和学者与40名编剧学员开展“编剧村聚谈”。我们摘录了部分精彩发言,和读者朋友们一起分享、探讨优秀的影视作品是如何“炼”成的。

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杨磊:

让观众感到像是自己行走在那个时代。我们看到,这几年现实主义题材整体的创作是不少的。比如从2022年到2024年播出的《人世间》《南来北往》《北上》《小巷人家》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通过小人物的命运发展折射社会变迁,融合了温暖现实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的双重叙事。《我是刑警》通过人物穿针引线,用带着时代烙印的典型案件讲述35年基层刑警的奋斗历程,把观众有效地带到了没有手机的上世纪90年代。

它们都找到了当下的观众跟剧中人物命运的共振点,让观众感到像是自己行走在那个时代,这部剧讲述的像是自己的生活,甚至是自己经历过的一切。再例如《南来北往》,用一条铁路串起几十年的社会发展变迁,带给观众的就是每一个人对坐火车的深刻记忆,年纪稍长一点的观众唤醒了自己当年的记忆,年纪小的观众也产生了猎奇感甚至是很好奇感,想要去感受他没有经历过的那个时代。

好菜先上桌。碎片化传播的时代,我们对内容极致化的需求,就是“好菜先上桌”。平台着重强调,如何让观众第一集弃剧。如果第一集做不好,受众的观剧兴趣未得以建立,后面的故事即使做得再好,也很可能“事倍功半”。在大结构、大故事的分解里面,第一集的明确要求,是人物、人物关系的明确化,开头5分钟尽可能用情节抓住观众,人物角色的关系也往往需要在第一幕建立,以推动后续无论是亲密还是竞争,抑或合作的关系发展——这也是短剧提供给长剧市场的一种启示。

著名导演刘家成:

思想性绝非喊口号。一部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三者都非常重要,缺一不可。

思想性绝非喊口号,而是创作者世界观、价值观通过生活逻辑与真实细节的自然呈现。要“润物无声”,如《情满四合院》提炼“孝”文化,《正阳门下》突出“仁义”,《正阳门下小女人》传递“原谅”,《生万物》中女性“活出自

反抗精神的体现,但对于社会来说,如果全都崇尚个体的无约束表达,也难免失去规范的制约。所以未来,我们更希望看到“技艺+性格+道德”的三位一体式英雄,这样才能让认同感更加深刻。

英雄崇拜有时具有强烈的个人属性。某个人认为是英雄的人物,可能在他眼中并无特别的感受。甚至有些动漫中的反面角色,也有可能成为一些观众向往的英雄。当然更多时候,我们是让英雄在主流价值体系中让人产生认同感,这时的英雄便具有强烈的集体属性。

近年来,国漫英雄塑造的另一大特点是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英雄群像,而这背后是英雄设计的侧重点从集体属性向个人属性的转移。经典美术片《大闹天宫》《哪吒闹海》里都只有一个英雄,那就是孙悟空和哪吒,而在同样背景题材的《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和《哪吒之魔童降世》中,我们都至少看到了一个英雄组合,比如大圣与江流儿、哪吒与敖丙。至于脍炙人口的网络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等,则更是刻画了“史莱克七怪”等一众英雄形象,让喜爱不同角色的观众都能找到认同投射。

未来,我们更希望看到英雄的个人属性与集体属性相结合,因为个人受到正能量的集体价值观的影响是最动人的。《新神》和《剑来》就表达得不错。《新神》突出了个人在能力和意识的觉醒过程中英雄前辈的带动作用,主人公并非为了一己私利去不断提升,而是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社会公益之心。《剑来》围绕聊斋洞天的奇异世界展开,在逐渐揭开悬疑的同时,对比了争夺宝物的私利与守护苍生的公心,让主人公时时刻刻受到感染,使其在自主选择道路的同时保持了仁义的初心。

(作者系中国动漫集团创作策划中心主任)

己”的觉醒,均借小人物命运折射大时代,在符合生活本质的情节与台词中传递价值。创作的关键,在于对生活本质的精准提炼与文化根基的深度挖掘。

艺术性体现于对生活真实与专业细节的极致追求。拍摄京剧剧,我深入研究了四合院禁忌、建筑方位、生活风貌,将文化考究融入场景。拍摄《海天雄鹰》时,团队深入部队,确保艺术表达源于真实,高于真实。

观赏性要求创作者深刻理解当代观众审美变迁与观剧习惯,在艺术个性与大众接受间找平衡。一个作品没有观赏性,就没有生命力。如今的创作,需摒弃传统的娓娓道来,适应碎片化时代,追求叙事凝练高效,但内在情感节奏需把控得当;人物塑造摒弃“高大全”,要着力刻画有缺点但本质向善的角色,以增强可信度与共情力;作品需坚守文化特色之根基,同时确保情感表达的共通性以触达更广观众。

编剧应该是生活观察者。“生活是唯一源泉”,创作的基石是生活中的积累与敏锐的观察。我自己便有随身记录生活金句、观察人物细节的习惯。编剧应成为生活的观察者和提炼者,将日常积累转化为创作“神助”。

浙江大学国际影视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范志忠:

未来的人工制作影像,就像今天的手工奢侈品。未来,可能真正创作影视的人越来越少。还有人继续在做,但是特别稀缺,就类似于在机械制造的时

代,我们对手工特别怀念。最顶级的奢侈品,不是机械制造的,而是手工制作的。以后最顶级的影像,不是AI写的,我们会在中标注:“这个作品是纯人工制作”。大家愿意花钱去看。以后的电影院有可能像歌剧院一样,会成为人们怀旧的地方,看人工制作影像会变成顶级的视听行业里面一种享受,票价就像今天看演唱会一样,特别昂贵,因为稀缺了。

面对AI,要对人类有信心。我们要学会用AI作为参考,可以把要写

的故事先告诉AI,看看AI是怎么思考的,然后从AI的答案里去找局部的灵感。但是,我们在利用AI的时候,对自己的创意一定要有信心,相信自己胜过AI。因为我们讲的毕竟是人的故事,我们的观众毕竟是人。人讲的故事跟机器讲的故事相比,总应该是人讲的故事更有可能打动

人。(本报记者 童健 通讯员 李豪逸 整理)